



澳門大學

中文集刊 (三)

UM Chinese Scholarly Serial (3)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中文系 編



澳門大學

UNIVERSIDADE DE MACAU

C55
20061
3

港台書

澳門大學中文集刊（三）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中文系編



澳門大學
UNIVERSIDADE DE MACAU

2010

澳門大學中文集刊（三）

編輯：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中文系

主編：李小凡

執行編輯：施議對

封面設計：馮勝

統籌：澳門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澳門大學

澳門氹仔徐日昇寅公馬路

電話：(853) 2883 1622

傳真：(853) 2883 1694

網址：www.umac.mo

電郵：pub.enquiry@umac.mo

承印：光大柯式印務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年9月，初版

印量：500冊

UM Chinese Scholarly Serial (3) (in Chinese)

Edited by Department of Chines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Macau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acau

Avenida Padre Tomás Pereira, Taipa, Macau, China

Tel: (853) 2883 1622

Fax: (853) 2883 1694

Website: www.umac.mo

Email: pub.enquiry@umac.mo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Macao.

© 澳門大學 / Universidade de Macau / University of Macau / 2010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9965-1-011-3

澳門大學中文集刊（三）

澳門大學中文集刊（三）

編輯委員會

（按姓氏筆劃排列）

李小凡（主編）

施議對（執行編輯）

鄭德華

鄧國光

鄧景濱

目錄

中國文學

董學文	試論“文學理論學”的構建	1
金永兵	關於當前文學理論學科發展難題的思考	21
鄧國光	唐史論唐文：韓愈的昇貶與文章圖譜的塑造	29
譚美玲	從心理的愉悅與宣泄看宋元南戲的婚變悲劇	55
龔剛	論中國文學研究的現代轉型：以錢鍾書研究為個案	83
區仲桃	“翻譯”現代主義：論鄭愁予、羅門接受現代主義的情況	95
鄭寧人	淺論澳門八十年代新移民詩人的人文精神	111
施議對	Three milestones in the Chinese history of Ci poetry studies (中國詞學史上的三座里程碑)	125

漢語言學

李小凡	現代漢語方言的歷史鳥瞰	157
鄧景濱	應用寫作的文本原則	179
徐傑	Chinese null objects and their syntactic derivations (漢語的空實語及其推導派生過程)	191

歷史文化

王岳川	《中庸》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中庸》講演錄	215
鄭德華	炎黃文化與二十一世紀中華文明 ——兼評西方若干關於文化和文明的論述	315
鄧駿捷	清人江德量過錄何焯校宋本《說苑》考述	327
汪春	蜚家女——澳門歷史文化的一個側面	335
彭海鈴	澳門街道名稱與城市文化形象	351
崔惠娥	從《教育水平對老人日常生活的影響》 看現代都市生活與老人教育	365

學生園地

何曉敏	二十世紀詞源問題研究述略	379
陳國明	“闡釋的有效性”——溫庭筠〈歸國遙〉相關問題辨析	419
譚寶光	二十世紀王鵬運研究綜述	443
傅京	淺談動結式與使動用法的關係	485
李立基	感性中的語音修辭功能——從模仿到寧靜的聲音	501

編後		525
----	-------	-----

Contents

Chinese Literature

Dong Xuewen	A discussion on developing a literary theories curriculum	1
Jin Yongbing	A thought for troubleshoo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theories curriculum	21
Tang Kwok-kwong	Analysing Tang literature by Tang history: The criticism and literary thought molding of Han Yu	29
Tam Mei-leng	An analysis of the southern drama in Song and Yuan peri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pleasure and expression	55
Gong Ga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A case study of Qian Zhongshu studies	83
Au Chung-to	"Translating" modernism: The reception of modernism in the works of Zheng Chouyu and Lomen	95
Cheang Neng-ian	The humanism of Macao migrant poets of the 1980s	111
Sze Yee-tui	Three milestones in the Chinese history of Ci poetry studies	125

Chinese Linguistics

Li Xiaofan	A historical review of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157
Tang Keng-lan	The textual principles of Chinese formal writing	179
Xu Jie	Chinese null objects and their syntactic derivations	191

History and culture

Wang Yuechuan	The position of <i>Zhongyong</i> in the Chinese history of thoughts	215
Zheng Dehua	The <i>Yanhuang</i> culture and Chinese civilisation of 21st century – With an additional discussion on some Western thoughts on culture and civilisation	315
Tang Chon-chit	An analysis of <i>Shuo Yuan</i> collated by He Zhuo and transcribed by Jiang Deliang	327
Wong Chon	<i>Danjia</i> women: A dimension of Macao history and culture	335
Pang Hoi-ling	Macao's street names and urban cultural image	351
Chui Wai-ngor	A study of modern urban lifestyle and elderly education from the research of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level on elderly daily life"	365

Students' corner

He Xiaomin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dictions in the 20th century	379
Chan Kwok-ming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issues related to Wen Ting-yun's " <i>Guiguoyao</i> " Ci poems	419
Tan Baoguang	A general discussion on the study of Wang Pengyun	443
Fu J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rbal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and the use of causative	485
Li Liji	A phonostylistic feature – Imitation of natural silent sound quality	501

Afterword		525
-----------	-------	-----

試論“文學理論學”的構建

董學文

提 要

文學理論發展至今，已有建立“文學理論學”學科之必要。“文學理論學”是關於“文學理論的理論”，屬一種“元科學”範疇。“文學理論學”主要解決“文學理論是什麼”及其文學理論的對象、特徵、要素、範式與變化規則等問題。

“文學理論學”的體系形態可能會多種多樣，但它一定有其基本的研究內涵和領域。“文學理論學”對認識文學理論的活動規律，提高文學理論研究的自覺意識，促進文學理論的未來發展，都有其重要的意義。

壹、“文學理論學”產生的根據與條件

傳統的文學理論研究對象主要是作品、作家、讀者、世界及其歷史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¹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變遷，則屬於文學理論史和文學批評史的範圍。²也就是說，文學和文學活動的性質、特徵、存在方式與變化規律等，始終是文學理論研究的基本內容，這是近代以來人類文學理論活動的基本狀況。

¹ [美] M.H.艾布拉姆斯：《鏡與燈》，鄺稚牛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1頁。不過，艾氏沒有談到作家、作品、世界、讀者之間在歷史上的變化，而這也應是文學理論研究的對象。

² 文學批評的方法和標準等的研究，是文學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文學批評、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史、文學理論史，應當明確地區別開來。

但是，如果我們把理論思考的視角移動一下，思維抽象的程度提升一級，進而把文學理論本身作為研究的對象，那麼，它就超越了以往僅限於研究作家、作品、讀者、世界之間關係及其發展沿革的階段，整個的理論面貌和格局就會發生明顯的變化。這一變化，概而言之，就是將其理論研究的目標集中到“文學理論的理論”上來，集中到“文學研究的研究”上來。這樣，一門新的學科——“文學理論學”——就可能出現。

這一設想能否成立呢？我認為是可以成立的。不僅可以成立，而且為當前文學理論學科發展所亟需。這一設想，實質上是“元科學”（meta-science）³ 理念在文學理論研究領域的體現。自從世界上有了關於文學的理論思考，“文學理論是什麼”的問題實際上就已經出現。古希臘亞里士多德（Aristotle）關於“定義”和“證明”的解釋，就帶有這種理論發軔的性質。到了科學昌明的19世紀中葉，自我追問“文學理論是什麼”或“什麼是文學理論”的思想火花，更是隨處可見。這時的“元科學”，也已形成有各種流派的比較獨立的學科。進入20世紀，從“邏輯經驗主義”哲學運動到以波普爾（Popper, Karl）為代表的“證偽主義”，從庫恩（Kuhn, T.S.）、費耶阿本德（Feyerabend, P.K.）的“歷史主義”科學哲學到拉卡托斯（Lakatos, Imre）等人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這些都可以看作是對解決一般科學知識的“元理論”探討。從這個意義上講，探討“文學理論學”這一“元科學”性質的理論，並不是什麼特別獨特和新鮮的話題，只不過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觀察，“文學理論學”方面的意見比較零散，沒能構成相對完整的學科系統⁴，況且，還有一些需

³ “元科學”亦可稱“元理論”（meta-theory），它是以科學（理論）為研究對象，研究科學（理論）的性質、形成及發展規律。也有種意見認為，它是“關於科學理論的理論”，是“關於科學中的認識如何能夠成為可能的理論”。後者見[德]漢斯·波塞爾：《科學：什麼是科學》，李文潮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版，“譯者前言”。

⁴ 國內學術界已有類似“文學理論學”的零星思考，比如，2000年6月上海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武漢大學的何國瑞教授在發言提綱中就預測：“依學科發展趨勢，21世紀可能出現包括元文藝學在內的元學科熱”。1996年，復旦大學的鄭元者教授，在《文學評論》第4期上，曾發表《走向元文藝學》一文。

要向其他“元理論”學科借鑒學習的層面。這大概就是把文學理論作為特定研究對象的專門學科至今為什麼沒有產生的一個原因。

在這一點上，文學理論同某些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學科的進展程度是不盡相同的。正是基於這個前提，為著文學理論深入而健康發展的現實需求，我在前兩年提出了建構“文學理論學”的設想⁵，並主張把它作為一門獨立的理論學科來對待。

客觀地講，產生“文學理論學”這一設想的動因，對我來說其實是既複雜又單純的。從單純方面講，也許任何研究者都不會否認，假如沒有對文學理論自身目的與方法的反思，沒有對文學理論自身性質和特徵的質疑，沒有對文學理論中關於文學解釋有效性的進一步探尋，沒有對文學理論中提出各種答案的可靠性及可檢驗性的認真思索，那麼就很難透徹地認識文學理論活動的規律，追求文學理論自覺性的努力也會面臨重重困難。可以說，上述這些反思性的活動，是理解“文學理論之所以為文學理論”的思想前提。從複雜方面講，中國學術界正經歷著對文學理論本體論和本體性認識的“多元”期和“混亂”期。有關“文學理論是什麼”和“什麼是文學理論”的見解，眾說紛紜。文學理論作為一門學科的“合法性”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衝擊、消解、顛覆和挑戰。⁶

所以，從這兩方面講，對何謂文學理論、文學理論的存在形態、文學理論的運行規則及其學科特性等進行研究，都是一項迫切而嚴峻的任務。按照哲學家類學的說法，“人的每一個關於他自己的觀念都成了指導和塑造他的理想”。⁷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上的“人學”，而文學理論的每一個觀念，實際上又都與人的社會歷史意識與

⁵ 2004年，筆者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拙著《文學理論學導論》一書，標誌這一設想的初步論證已經形成。

⁶ 例如，有論者主張文學理論不但要“求真”，而且也要“求美”；有論者宣稱文學理論的書寫方式應當像詩人寫詩一樣自由地創造；有論者提倡文學理論的“文化轉向”，乾脆離開文學和“文學性”本身；有論者認為只有文學“理論的終結”，才能有文學“批評的開始”；有論者判定文學理論是一門不成熟的學科，希望讓它“壽終正寢”。可見，質疑文學理論合法性的意見很多。

⁷ [德]米夏埃爾·蘭德曼：《哲學家類學》，張樂天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頁。

審美意識有關，因此，文學理論研究也會或潛在或顯在地遵循這一哲學家類學的法則。

應該承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文學理論是在“知識就是力量”這種經驗科學的思路中運行的，並逐漸形成一種慣性。如今，當人們面對的思潮是對“知識”的批評、對“科學”的懷疑的時候，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如有的學說就認為，科學中理論的形成是無法被說明的，那只是約定俗成的結果，帶有很大的任意性。這種看法波及到文學理論研究領域，便是否定文學理論的科學性，主張其隨意性。⁸與此同時，那種探討文學理論運動的規則，追求其真理性認知和研究科學化的努力，當然也一直在艱難而執著地進行著。這種充滿矛盾且富有張力的現象，再一次表明文學理論必須面對理論現實，認真思考：到底什麼是文學理論？它有什麼學科上的特殊性？它的對象構成有何特點？它的學科系統是怎樣分佈的？“文學理論性”問題應如何表達？文學理論主體應具備哪些素養？文學理論形態的演化有沒有規律？文學理論話語結構和話語表達，同其他話語結構和表達相區別的地方在哪兒？文學理論的價值與功能怎樣？總之，確實需要把文學理論放在作為對象的研究系統中加以考察。這樣一來，就大大超出了通常所說的“文學理論”研究範圍，使此種研究進入到文學理論哲學——“文學理論學”的領域。

貳、“文學理論學”的命名、性質與特徵

關於這門學科的命名及其同其他學科的關係，到目前為止，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文學理論學”同“元文學學”很接近，但存在差

⁸ 例如，有學者不贊成以往的文學理論，認為那“被宏大觀念所籠罩，被本質規律之類的思維定勢所迷惑”的“本質主義”的訴求，是“無窮空的理論”。（參見2004年第6期《中國社會科學》上《元理論的終結與批評的開始》一文。）有學者認為理論家提煉文學本質等的活動，不過是“幻覺的蠱惑”。（參見2005年第6期《江蘇大學學報》上《關於文學性及文學研究的問題》一文。）

別，“元文學學”雖提升了“文學學”⁹思考的層次，但“元”的概念仍無法界定和概括“文學理論學”的全部內容，且“元文學學”叫法處在偏正結構上，易給人以更高層次的文學理論的感覺；“文學理論學”和“文學理論形態學”¹⁰的關係，可以解釋為後者是前者的一個組成部分；“文學理論反思研究”與“文學理論學”之間有內在關聯，可“反思”一詞缺少理論或學科規定的成分；“文學理論的理論”這樣的稱謂，比較符合“文學理論學”的特點和實際，但多少有僅局限於指其內容之嫌，且不太像一個新學科的名稱。相比之下，還是叫“文學理論學”相對比較確切、明快。

誠然，這只是就這門學科的命名加以推敲和斟酌，妥當與否，還是有許多討論的餘地和思考的空間的。

“文學理論學”嚴格說來是一門綜合性的、交叉性的學科。也就是說，它主要是應用科學哲學、科學研究方法論及其他抽象思維的方法，對文學理論（或曰文學學、文藝學）進行整體觀察和研究的產物，因此，應該把它歸為“科學學”的一個分支。¹¹

德國學者漢斯·波塞爾（Poser, Hans）有本著作叫《科學：什麼是科學》，其德文版和中文版前後於2002年出版。其中文版譯者“前言”中說：此書的德語名為 *Wissenschaftstheorie*。這是一個很難翻譯的詞，其本意倒非常簡單，不過是“關於科學理論的理論”，準確一點的話可以譯為“關於科學中的認識如何能夠成為可能的理論”。在這個意義上，此術語有別於通常所說的“科學哲學”。前者

⁹ 關於研究文學基礎理論的“文學學”，學界一般稱為“文藝學”，兩者一般是可以通用的。

¹⁰ “形態”一詞本是自然科學尤其是生物學上的概念，文學理論拿來主要是指文學理論在歷時態中的存在樣式。研究文學理論的形態構成及其演化的學說，可以稱之為“文學理論形態學”。

¹¹ 學界有種意見，不贊成將“文學理論”歸為“科學”的範疇，認為文學理論既不是一種“社會科學”，也不是一種“人文科學”，只是一個“人文學科”；有學者認為，“文學理論作為一門學科，在我國的學科定位大致經歷了從科學、社會科學到人文學科這樣三個階段。”（參見《新中國文學理論50年》，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頁。）我們在這裏把“文學理論學”歸為“科學學”的一個分支，顯然是有針對性的。

指的是康德意義上“認識如何是可能”的這個問題，不過是將其應用在對科學、特別是科學知識即認識的研究之中；後者指的是諸如科學與形而上學、科學與社會等廣義上的哲學問題。在該書中，譯者在有的地方將 Wissenschaftstheorie 譯為“科學認識論”，在有的地方簡單寫為“對科學的（科學性）研究”。¹² 這一看法，對“文學理論學”建構的假設階段很有啟發。“文學理論學”也是把研究定位在“關於科學理論的理論”或“科學認識論”的範圍之內，所不同的只是將“科學理論”換成“文學理論”，況且，文學理論也需要把自身作為一門科學來看待。如果“文學理論學”解答了文學理論中的“認識如何能夠成為科學”的話，那麼這對推動文學理論的自覺、成熟與發展將是不言而喻的。

“文學理論學”所以具有交叉性學科的特質，是因為“元科學”的方法成為它的主要方法論基礎。科學社會學家約翰·齊曼（Ziman, John）在《元科學導論》¹³一書中就闡述了廣義的“科學的科學”諸種問題。例如，考察作為一種社會建制的“學術性科學”，闡明科學不只是個人的事業，它是一種社會的活動；從認識論與方法論角度闡明科學家怎樣進行“研究”，怎樣從研究過程中獲得知識的“有效性”；探討科學的“交流”、科學“共同體”及其科學的“準則與規範”，科學“權威”的分層與科學的“精神氣質”；解釋科學中認識和體制的“變化”，科學革命的歷史結構，科學活動的社會動力；論述傳統的學術科學怎樣轉變為“集體化的”與“技術”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科學；討論科學與政治、科學與價值、科學家的社會責任、科學與文化等關係問題。¹⁴ 顯然，構建“文學理論學”是可以改造性地利用“元科學”理論結構中的某些認識環節的。

¹² [德] 漢斯·波塞爾：《科學：什麼是科學》，李文潮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2頁。

¹³ 《元科學導論》一書的原名為《對科學進行研究的導論——科學和技術的哲學與社會方面》，1984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¹⁴ [英] 約翰·齊曼：《元科學導論》，劉珣珺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叁、“文學理論學”同“元理論”的聯繫與區別

“文學理論學”同“元理論”的聯繫與區別是理解“文學理論學”學科性質的一個關鍵。前面說過，“元理論”-（“元科學”）是以科學（理論）為研究對象的，它研究科學（理論）的性質、特徵、形成及其發展規律。邏輯實證主義學派最早提出“元科學”概念，並認為“科學哲學”不把自己當作關於客觀世界的知識體系，而把它作為研究科學的本質及科學研究方法的學科。認為“科學概念”與“元科學概念”有嚴格的區分。“科學概念”是在“科學內部”出現的概念，是科學名詞，屬“對象語言”；“元科學概念”是用來“談論科學的”、表示科學陳述或活動特徵的概念，是“元科學”的名詞，屬於“元語言”（meta-language）¹⁵。科學內容不影響“元科學”名詞的意義，“元科學”名詞的意義不是科學內容的函項，不隨科學中使用或接受的特殊概念、命題與論證的變化而變化。所以，“元理論”是一種與具體理論的不變特徵、理論的“概念”、“理論”的意義本身有關的理論。如科學哲學、科學學、科學技術論、科學方法論、元邏輯學、元數學、元物理學、元歷史學、元倫理學、元美學等。

“元理論”活動與一般理論活動是有區別的。“元理論”探索的特點可以歸結為：它要求把科學理論形式化，然後研究這種形式化了的理論的性質、結構與變化規律。以“元文學學”（這裏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暫作“文學理論學”的代稱）為例，它應該是關於文學科學的理論，既應該包括對文學科學構成要素的分析，又應該包括對文學科學功能、性質、闡釋邏輯和演變法則的探討；它應該是比傳統文學理論更深層次的一個闡釋性的說明，應該是作為以往文學理論賴以成立的原則和依據。

¹⁵ 從語言學的意義上講，“元語言”是分析和描述另一種語言的語言或一套編碼，就“文學理論學”來說，它是指分析和描述文學理論語言的一種語言。

從思想史的意義上講，“元文學學”思想是對文學理論及其發展演變的反思成果，是文學理論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的產物。在二千多年人類文學理論的進程中¹⁶，人們不斷擴展和深化對文學的認識，創立了各種文學理論學說，在這些學說之間，已經明顯地顯示出某些共性特徵和內部聯繫，其演進也呈現出一定的內在規律。“元文學學”的建立，就是為了揭示這些特徵和性質，深化對其規律和法則的認識。它的作用，主要不是做出解釋性和評價性的陳述，而是追溯和考察這類陳述的邏輯，分析做出這些陳述時的方法論工具以及所應用的模式，即是說，它不是企圖對文學作品或某一具體文學理論問題做出另類解釋，而是要對文學理論話語特徵、運作方式、變化法則及合法性條件等加以解析和闡釋。

“元文學學”（或“文學理論學”）要盡量具有“元語言”的性質，因為“元語言”是分析和描述另一種語言的語言，它可以達到仔細觀察和公正研究自己的對象的高度。就“元文學學”而言，它應該是分析和描述文學理論語言的一種語言，它的話語焦點應集中在解釋文學理論代碼和話語規則本身。文學理論上的“元語言”同“對象語言”的區別在於：前者是人們賴以從事文學理論研究的語言，後者是人們從事文學研究的語言。因此，人們可以用一種象徵的語言（元語言）來表述一種實在的語言（對象語言）的種種關係和結構。

“元語言”的概念是移動的，不是凝定不變的。它只是對一種語言而發的另一種語言，對第一級語言而發的第二級語言。相對於文學作品（話語）來說，文學批評及其語言可認為是一種元語言；相對於文學批評及其語言來說，文學理論尤其是原理性語言可稱作是一種元語言；相對於文學理論及其話語來說，“文學理論學”的語言可稱為一種元語言。正如批評這種對於文學作品話語來說的元語言不屬於文學語言一樣，“文學理論學”的語言也不屬於文學理論語言。它們之間應該有程度與性質上的差別。從文學研究來說，“致力於創造一種‘元語言’，借此可以系統地探討文學問題。如果取消了概念和概

¹⁶ 這裏，是從中國的先秦時期和歐洲的古希臘時期算起的。

括，如果沒有元語言的術語，對文學的組成因素和文學史的研究便不可能科學化”¹⁷。同樣道理，如果沒有“文學理論學”的“元語言的術語”，那麼，對文學理論的組成因素和文學理論史的研究也是不可能科學化的。

任何“元語言”都是相對的，完全純粹的“元語言”是不存在的，因為語言運動本身在不停地消解作為“對象語言”與“元語言”之間的界限。我們之所以還承認有一種“文學理論學”的“元語言”在，那是因為來自文學理論家相互之間的爭辯和批評，成為文學理論本身不是“元語言”的最有力的證據。但又確乎可以這樣說，沒有什麼能夠阻礙一種“元語言”反過來成為一種新的“元語言”的對象語言。譬如，符號學是一門以語言為對象的學科，因而是一種“元語言”；結構主義文論是一門把文學當成社會“結構”這個拼板遊戲中一塊拼板的學科，因而也是一種“元語言”。但對於“文學理論學”的“元語言”來說，它們跟其他文學理論一樣，其“元語言”本身也成為了一門新的“元語言”的“所指”¹⁸。可以這樣說，每一門新科學的出現都表現為一種新的“元語言”的出現。它會把在它之前的“元語言”作為對象，並關涉到實際上為其描述的真實對象。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講，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說史，就是一個“元語言”的歷時面的過程。這裏重複拉康（Lacan, J.）“沒有元語言”的名言就有了價值。面對這種論斷，喬納森·卡勒（Culler, J.）的看法就顯得妥貼公允：“元語言和對象語言的區別是語言的一個基本特徵，但這種區別很不穩定，也不是絕對的。”“儘管對象語言和元語言之間的區別很難分辨清楚，兩者之間互為你我，但把它們加以區別還是很重要的。”¹⁹

¹⁷ [荷] 佛克馬、易布思：《20世紀文學理論》，林書武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11頁。

¹⁸ “所指”（signifier），是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1915）中的概念，有些譯者將它譯為“符徵”，而“能指”（signified）則譯為“符旨”。“所指”即文字符號（sign）的書面或口頭的標記。

¹⁹ 引自王先霈、王又平主編《文學批評術語詞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頁。

肆、“文學理論學”的功能及其與“反思”研究的關係

“文學理論學”作為“元科學”性質理論的一種，其任務就是根據理想的（或曰典型的）文學理論類型，對這些理論形式進行合理的區分與界定，找出存在於這些理論形式實現過程內部的各種階段性秩序，並闡述它們之間既統一又矛盾的聯結關係，使它們的闡釋規則在一個新的認知層次上得到整合。無疑，這一研究要求把認知領域擴展到更大的範圍。

以往的文學理論研究，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還處在“前科學”或“半科學”狀態，經驗的因素佔據相當的成分。不斷地重複、轉向、循環與資源浪費²⁰，也表明它的自覺性還比較匱乏。文學理論研究這個行當，倘若不能像科學家那樣孜孜不倦地推進其學科進步，而被粗鄙的實效主義（pragmatism）主宰，確乎意義不大。真正的文學理論研究，應是一種發現式的證明，而不應是一種情緒性的抒寫。對文學基本理論問題的探索，往往是長期的艱苦的孤獨的事情，絕不會也不應當成為時髦的熱鬧的盈利的產業。這種感受，誠實的、腳踏實地的文學理論研究者都能體會得到。“文學理論學”的構建，有義務一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扭轉那種盲目、重複和隨意的文學理論研究現象，一方面也能夠滿足研究者對文學理論奧妙的好奇心以及對其艱難探索的渴望與追求。

此外，在文學理論研究上，“反思”（reflection）²¹的方式確是認識真理的一種好形式。黑格爾（Hegel, G.W.F）說過：首先是通過經驗去認識真理，此外還有一種認識真理的方法，那就是反思。反思的方式用思想的關係來規定真理。²²關於“通過經驗去認識真理”的方式，這在文學理論研究上是極為常見的。相比較而言，通過“反

²⁰ 主要指文學理論研究中“無效積累”太多，而“有效積累”較少，“因襲”的成分太多，而“原創”的成分較少，許多理論資源被浪費掉。

²¹ “反思”一詞的德文為“reflexion”，英文為“reflection”。

²² [德]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87頁。